春申舊夢

文·老濤　畫·李家裕

早些回來報佳音

小張又提到「新雅」晚膳罷去跳舞，不如到舞場去，像「大都會」的音樂好呢！蔣琳說：

「我去過『大都會』，有次親友們在『梅龍鎮』吃飯，飯後到『大都會』，那邊的菲律賓女歌手仙樂佩佩唱得很好！」

「明天我們即去。」

「明天見！」蔣琳說。

小張即掛斷電話了。

此日午、晚兩膳，他都在家中獨食。十一點半有人叩門，傳來堂姐的聲音：

「我明天一早走。」

「我已上床了。」堂弟說：「早些回來報佳音。」

明天中午，小張與蔣琳在寫字間樓下會晤後，同到「小常州」，離開那邊很早，在附近散了一會步回寫字間。三點五十分，小張接到來自台北的長途電話：

「我是施維娟，有些特殊原因，我們前天已到台北了。」

「打電話來幹什麼？」小張有些奇怪。

「無聊，他進醫院了。」

「心臟病？」

「昨夜跌了一跤。」

「在床上從你身上翻倒地下？」

「在馬路上跌的，他心臟健全，血壓也正常……」

「就是上馬時間太短。」小張笑了。

「在台北就一陣後，我們回來後，以後與他疏遠。」

「你多的是大戶呢！」

「小張，我也有朋友。」

「是的。」小張說：「否則你也不打這個電話來，我們再會面，我們都是君子了，我是男君子，你是女君子。」

「君子之交淡如水？」

「是的。」

「我們完了。」

「不完。」

「與完差不多。」（五一）

迷霧

陳浩泉

五一：邀請加股

關樹峰看出，老闆並非眞的論才用人，在這樣的公司幹下去，不會有什麼發展前途。

離開商行後，關樹峰進入一家銀行，在放款部任職。

雖然離開商行，但關樹峰和玉明仍有來往，而且，他們的來往比以前頻密了。經過一段日子的交往，關樹峰看出玉明的確是個不錯的女子，公司裡的一班王老五對她仍未完全放棄，他離職後，如果不和玉明保持一種更加密切的關係，她就極可能會被第三者搶走，這促使了他和玉明眞正地成爲了一對親密的情侶。

關樹峰後來也覺得，在這商行的一段日子，他最大的收穫就是得到了玉明。

任職銀行放款部時，關樹峰認識了一位傢俬公司的老闆馬奕，他和關樹峰很談得來。後來，馬奕的公司要擴充，需要一筆銀行貸款。當時，以他公司的背景來說，最多只能借到三十萬元，但他需要的是五十萬。關樹峰幫了他的忙，替他向銀行爭取到了五十萬的貸款。

馬奕很感激關樹峰，從此即視他爲恩人，希望有一天能夠報答他。

他的傢俬公司擴充後，生意蒸蒸日上。

當關樹峰想離開銀行時，馬奕就對他說：

「不如你加股入我的公司，咱們一起做吧！反正這麼熟了，我相信咱們能合得來。」

關樹峰的確也想自己做點小生意，無論如何總可以搏一搏，好過替老闆打死一世工。

但是，他仍然未想要加入馬奕的公司中去。

風言蜂語

評倫

且待觀察

議員訪越印象船民不會再來。

希望這是實情。

試下啦！

中巴聲明，反對城巴辦專利巴士，謂會導致加價。

從來只聽到競爭只會減價。

好爆唔爆

地底水管爆裂及漏水年達萬三宗。

如果荷包中的「水」如此就好了。

開心

鴛鴦戀

文：欣盧主人　圖：鳳蘭

五二：強盜之美果然後悔

空姐帶着柳文美兩個，一直向前，坐了左側一行雙人位的第五排E1與E2。高玉梅關心地問：「打招呼叫你楊大嫂的那美男子是誰？」文美一呆，兩人已安放好手提小包，玉梅臨窗，文美坐外邊。中間是每排八座大方池，再右窗也是二座一行。玉梅並不知她有嫁楊金甫的事，也不知楊某是何方神聖。當下只答道：「就將起飛，繫好帶子，一言難盡，等會我告訴你，故事可長了！」

飛出了鯉魚門，飛上了向東轉北的高空。第一次手巾和飲料送到了，文美同玉梅擦了手：「太早了，忙得我出汗了！」玉梅只說口渴，拿了汽水一飲而盡，文美就迎向前巷洗手間走：「我先去一去。」她站起來，向後一瞬眼看後五六排的陳其禮，他在低頭看當天的報紙，並未抬頭。文美小解、洗手、照鏡、勻面，低頭歸座問：「你去不去？」

「現在不去，我聽你說話，小妹，你遇到此人，爲什麼顯得十分驚慌？」玉梅反問道。

文美答道：「我沒料到會這麼巧，與他同機，眞的出乎意料！他就是我同你講過的港、台、泰的陳氏財團的在泰國獨當一面，建設九七新村的陳其禮！他的碼頭是香港，父母妻兒都在港，還有機構老生意也都在香港……。」就她所知，文美簡明告知了高玉梅一切。「他是曼谷的第一流財神，土生泰人楊某有潮州三代祖先，是地皮大王、商界的大董事……。楊某人追求我，他們玩笑叫我楊大嫂，胡鬧！」

「你說你投資泰國，可就是他們？」高玉梅冰雪聰明，但懷疑這個姊姊同楊財神有多少關係而已，因爲玉梅眼中的柳文美，當然是個大尤物。她靜聽以後，望住文美道：「這個小陳，我看不在王天壽以下，西洋氣派，香港公子哥兒氣十足。眞的，這麼青春，魁偉長大！」文美眞沒料到此說，湊在玉梅的耳邊問：

「怎麼，我的小肉兒，你一見鍾情麼？你！我和他熟極了，但只知他明的暗的，確有不少女人崇拜他！你……？」——「大奎是強美，他卻是世運明星美，這儀態是渾身上下，眞正只有風流二字！風流！男人之美，他達到了一百分。」

「呃，大嫂！」文美身後有人手扶她椅背，陳其禮站在身後了。——「啊！陳總理，我們去酒吧談談，我介紹，這是舊金山的高女士，金山女備領！」——「好，去酒吧坐坐，這是大型馬可孛羅機……頂豪華的。」

他們在酒吧各叫了酒，其禮問：「可是去東京看京戲？你是位大行家。」柳文美苦笑答：「也是也不是，我同高小姐正想請教你……。」

愛滋狂人

現代江湖實錄之十一

田長歌

五二：十分正派

林華曰：「陰陽道理囉！你除晒衫褲，即是打出陰肉喇！唔多好嗜，喰，陰肉因爲見光接觸空氣，比較粗鞋者也，海倫，你望眞一下自己陰部之肌膚，是否好滑？」

師姐容曰：「邊一處陰部呀？你講邊處呀？」

林華曰：「即是最陰個處呀！例如格勒底喇，大髀罅喇！是否粗鞋一D呢？」

師姐容曰：「車，又點會呢！」

林華曰：「一定會粗鞋喫！生滿了毛之處，摸下就知鞋手者也！」

師姐容啐曰：「你咁衰！講衰嘢！」

林華曰：「唔好嬲，我所講之嘢十分正派，人有陽肉陰肉，有陽毛陰毛，人人如是，海倫，乜你只得頭毛冇陰毛者乎？」

師姐容嗔曰：「你正一衰神，攞便宜？幾時去呀你？吓？」

林華曰：「我問你是否冇陰毛，因爲你覺得好汚穢咁，肯定你有都剃光，然否？」

師姐容啐曰：「吓！你

林華曰：「我眞不明白，爲乜講咁正經之事你都嬲，又話我衰，人人都有陰毛，身上之汗毛只要不見天日，都是陰毛，見天日之手毛、面毛、頭毛、眉毛，乃是陽毛，你卻大驚小怪，可見你心邪到極！」

師姐容啐曰：「乜心邪呀！你心邪，引人講鹹濕嘢。」

林華曰：「係矣，何以會叫做鹹濕嘢呢？」

師姐容曰：「我點知呀？」

留住海鷗

海辛

二〇〇：雌雄海鷗

銀妹不去抹，她說：

「太好了！你當我是雌海鷗，好吧！就讓一雙雌雄海鷗，以後同心同德飛過大海洋，共同抵禦風風雨雨浪浪！」

他找出手帕，替她抹臉上油漬，說：

「開船吧！」

她像喝下一杯清醇的酒，嬌憨地開動馬達，「噗噗噗」小艇開行……

她說：「昨晚，我去向余老昌借機動艇，他以爲我又同心轉意，很高興，可我告訴他，我是爲泥你去綠毛島採藥，來向他借機動艇的……他嘆口氣，說很羨慕反斗星！」

他已把糯米雞吃了一半，此時停止咬嚼說話：

「其實你不必向他借機動艇呀！在街市東堤，花十元八塊，便可以租到一艘啦！」

「以後聽你的，不再借。」她說：「眞的，以後我什麼也不幹，專門和你一起去採藥，如果你不閒，我自己去採，除綠毛島，我還可以去橫瀾、担竿島，我知道那些島，有不少好藥材！我以後專門帮你採藥。」

他不期然又吻她的臉頰一下，欣然說：「太好了！以後，隔天下午，我和你一起去，還教你認識草藥，和如何醫人。」

「如果我們以後常常用機動艇，倒不如買一隻。」銀妹忽有主意。

「多少錢？」

「幾千塊，如果叫姐夫買，還很便宜。」

「幾千塊錢，我還出得起，最好別找白文明。」他說。

「聽姐姐說，她找過你好幾趟，要你去船廠替白文明做事，你總是搖頭。」她說。

「我這個人就是硬頸！」

「就爲這個，我捨不得放棄你……老實說，你和白菁倫那件事，我實在受不了……」

「別再說那件事好不好？」

「好，買機動艇我要出一半錢，我和你搞一間聯合採藥公司。」她說。

他伸手與她互握，表示君子協定。

大俠余顧南

文·婁羽林嫣　圖·原秋占

十六回：俠之大者

當下余顧南帶着幾騎奮力再向中軍殺過去，看看越來越接近，他更全力施展武功，當眞是擋者披靡，金兵一碰上他便紛紛讓開。

完顏舟連忙下令手下阻攔，親自揮旗擊鼓，鼓舞士氣。

此刻，那股假扮「山賊」之義軍也殺了回來，堵在右首，兵力一增強，金兵又難以前進。

王俊在前頭亦親自擊鼓，指揮四路大軍合攏。高呼金兵投降。

可是完顏舟治軍甚嚴，手下無一個肯棄械投降。突見金兵叢中飛起三枚紅色之烟花旗火，在半空中綻開，份外悅目！

王俊對左右道：「完顏舟在向附近之金兵求救，須加緊進攻，以免夜長夢多！寨主，快些派人到附近探視一下，一有敵情，立即通報！」

義軍人數上雖然佔優，但金兵戰鬥力強，箭多弓強，義軍這方之死傷亦不少，是故要全殲金兵，還得一段時間，除非對方鬥志瓦解。

過了一陣，去刺探軍情的探子回報，一枝近萬人之金兵正來馳援！

王俊吃了一驚，急問：「這枝金兵是那一部的人馬？」

探子答道：「是由安陽開出來的，大概一早就已接到完顏舟之命令，分散出城，在半路集結的！」

「好狡猾的完顏舟！」王俊又問：「爲何咱們一點也不知道，都統知道嗎？」

話音剛落，又有人來報稱：「王都統駕到！」旋到幾騎人馬馳了過來，爲首那人果是王彥。

王彥一至即問：「情況如何？」

「已經控制了大局，但要全部消滅金兵，還須一段時間，不過金兵已來了援兵！」王俊將情況簡要地說了。

王彥問那探子：「金兵援兵離此尚有多遠？突破咱們攔截大軍否？」

（四一〇）

城市之光

雙面人（六）

匡成

張倩兒遷到沈家居住了，雖然有她自己一間房，但穿房入舍，包括進入沈仕良的房中，出入自如，視沈家爲自己的家。

不過，終於有不好的傳聞，進入沈幼文的耳中了，特別是沈幼文的父親，緊張地代爲明查暗訪。

沈幼文從傳聞而採訪，得出一段故事了。

沈太變成了植物人後，沈仕良的生活，單調下來了，當然要有所調整，特別是有關性的發洩。

爲了保持標準丈夫的形象，他不敢公然上夜總會或其他色情場合，卻歡喜單嫖獨賭，他隱姓埋名，用另一種資格出現。

時日一久，自然有特別門路。

一天，到了特別門路，介紹來的是一頭感然於容的小鷄。

雖非泱席流丹，但老雀的沈仕良，顯然知她是新女。

「倩兒是你名字嗎？」事完後，付夜渡資時，再給予雙倍的賞錢時，他這樣問。

她看到他如此大手筆，目定口呆，久久然後答：「是我的眞實名字，我姓張。」

他看到她將所有金錢放手提包塞下去便道：「賞錢不可太露眼。」

她點點頭，將所有賞錢塞入胸圍內，他另給她一百元道：「這是讓你交代的。」

「謝謝你，你太好了。」

「明天有空嗎？」沈仕良問。

黑錢洗白白

王方

二一：計劃要仔不要娌

「可是……可是……她已經把大偉養到十八歲大，現在才把大偉要回來，恐怕不會那麼容易吧？」黃道光道。

「我已經調查得清清楚楚，那個女人不過是一個歡場女人，當年她肯做你的黑市夫人，還不是爲了你的錢？如果三五百萬她還不放手，就給她一千萬二千萬好了！」

「這……」黃道光有點猶豫了，他與譚玉珍見面的時間雖然不多，每次見面，只是一次性交流，然後匆匆離去。

但他們畢竟有了十多年的感情，而他在龍妙玲身上得不到的滿足，卻可以在譚玉珍身上得到，現在阿珍雖然已年過四十，但身材一直保持得很好，對他仍有很大的吸引力。

「怎麼啦？捨不得那個女人？」龍妙玲追問說：「如果你捨不得她，我准你繼續跟她來往，只要她願意把大偉交回來給我們就行了！這總該可以了吧？」

「我要問過阿珍，就是那個女人，看看她的意思怎樣？還有，大偉已這樣大了，他未必喜歡搬回來住。」

「他搬回來，就是一個名公子，光輝地產公司的法定繼承人，那有不願意之理？他在外面算什麼？私生子，所以，只要你動之以利害，他一定願意回來的。」

異族情

青丹

五二：衝破禮教束縛

「笨蛋，小笨蛋。」她笑起來，「一點也不像男敢的小伙子，倒像我們俄羅斯的小傻瓜伊凡。」

「也許你們俄羅斯人大胆些，」王家山嚅嚅嚅嚅地說，「我們中國人，也許不及你們大胆了，禮教，禮教束縛呀。」

「太可笑了，太可笑了。」她噗哧一聲笑起來，「何必扯到『禮教』這麼嚴重的問題上呢？這不是有點小題大做了嗎？」

王家山低下頭，心中越來越不安，但又不敢再駁咀，只好不安地坐着。

但對方沉不住氣，竟起身走到他跟前了。她熱情地伸出雙手捉住對方的手並輕輕拉動他，王家山只好站起身惶然而問：

「你，你，你想幹什麼？」

他那有點驚愕失措而害羞的神情，更叫娜塔莎開心得大笑了：

「瞧你，像個大姑娘似的，害羞成這個樣子！來呀，到床上來坐坐呀！」

這拉帶推似的，她把王家山拉到床沿，冷不防站不穩一個踉蹌，她嬌笑地倒在床上，王家山連帶也站不住腳，也倒了，壓在她胸前。

「你怎樣了？」他慌忙支起身，「壓痛了沒有？啊眞對不起，眞抱歉，萬二分的抱歉！」

莫扎特D大調小步舞曲

曲調悅耳優雅明朗流露歡暢火熱美感

樂韻悠揚

樂迷先生：

小步舞曲是十七世紀歐洲貴族社會中最流行、最優雅的舞曲音樂。這種音樂及小步舞究竟最先在哪裡發源已很難查考了，但有一點是可以確定的：它被廣泛採用於宮廷生活和其他社交場合則是始於法國路易十四時代（一六六〇年間），並一直延續到十八世紀。這種三拍子的舞曲在音樂寫作中很流行，當時大多數音樂作品中均把它作爲一個樂章來處理，海頓是如此，莫扎特也是如此。

莫扎特的「D大調小步舞曲」是一組Divertimento樂曲中的一段。在當時歐洲的上層社會中，這種樂曲是專爲款待賓客而創作的，既沒有什麼深刻的思想內容和形式上的嚴肅發展（像奏鳴曲那樣），也不是什麼複調作品（像宗教音樂那樣），而是以愉快的情緒寫出使人一聽便感到悅耳的曲調。

在這首小步舞曲裡，除去它的優美和明朗，我們還可鑑賞到這位天才音樂家的天才音樂的特殊美。

樂曲開始，一拍兩個均勻的八分音符，旋律起伏得緩和而安閑，它讓人引起這樣的一種聯想：巴洛克式的建築裝飾，那裡捲曲的波紋，細碎又婉轉，聯起來又像飛翔在天空中的天使們的兩翼，舒展多姿。

莫扎特從童年起在他父親的培育下熱愛音樂，他研究過當時歐洲所有國家的音樂文化的成就。會三次去意大利，四次到德國。在他的音樂語言中，吸收進了極豐富的營養。就從這個簡潔的小步舞曲的音調裡，我們也可以感到有牢固的「格律」在「規範」着全曲，比如，此曲的每頭一拍的兩個音，很自然地被安排爲三度音，這連續出現的音程像一個均勻的連續出現的波紋一樣，留在我們的記憶中，成了一個固定的「詞」；那二三拍的音調，又都是同樣的一個緩和的曲綫，它們委婉地互相呼應，又極其相似，好像是出於同樣的「樂意」，一而再，再而三地強調出來，殷動地透徹地表露出來。

小步舞曲的前半部份（A段）是由三句組成的，這種結構形式也是歐洲音樂文化的一個傳統的形式，寫法上和詩歌有關。在古希臘時有一種三句（二短一長）式的詩歌形式，在一定音韻格律下寫成（韻腳在句尾），這種詩歌中的音樂因素曾經在很長時間裡影響過音樂中的旋律寫法，莫扎特成功地運用了這一格律。

小步舞曲的中段（B）轉爲流利奔馳的情緒，它用的全是爽快的「直綫型」音調，調性上的轉換（D—G）也給人以新鮮感。前段那優雅的漫步和安閑的情緒一下子消失了，換成歡暢的飛翔般的旋律。

人們把音調的運行和「綫條」相比擬並非偶然。人類在視覺中感到的美和在聽覺中獲得的感受有時會在意識中混同起來。從古代就有一種理論，認爲音樂和建築可以歸爲一個藝術類別，所不同的是：一個是通過聽覺使人感到造型的美，一個是通過視覺使人感到造型的美。到了十九世紀音樂美學發展後，有人表示一定的聲音的「色彩」和繪畫中的顏色給人的感受也有相同之處，說「紅色」爲圓號的聲音，「綠色」爲小提琴的聲音……，甚至還有人把音樂分成「溫暖的」和「冰涼的」等等。當然，這些感受的產生與欣賞者的文化視野、藝術素養和個人的經歷、心境有關。

莫扎特的音樂，簡煉而純樸，易懂並好記，好像是信手寫成的，我們最初會被她的秀麗形象所吸引，但是，當你經歷了多少坎坷，體驗了生活的各種經歷以後再來聽它的時候，它會給你以難以尋找到的慰藉。它不是只有外表的秀麗，而是蘊有火熱的感情，只是在流露出來時，像是溫和地微笑着罷了。這首小步舞曲也會給人們帶來這樣的美感。（秦成、新九一〇六二）

科技知新

利用激光先進科技 探測眞假黃金飾物

通天曉先生：

請問有什麼方法能在不損害原黃金飾物的情況下，判斷出黃金飾物是否是純黃金呢？

古金通

古金通先生：

古老的時候，檢查是否眞純黃金，慣常使用的是試金石，而且還要有經驗，但亦只能測知是否混合其他金屬於黃金中，對於以眞黃金包裹其他金屬，則仍不能用此法測出。較近代的方法，是使用試金石結合酸腐蝕法：即先用試金石在黃金製品上劃出一微小的痕，然後用硫酸之類的強酸腐蝕劑搽於劃痕上，如裏面不是黃金而是其他金屬，即會爲硫酸所腐蝕而起化學反應。然而，近代一些非黃金、白金的金屬，亦能耐酸而不易爲強酸所腐蝕及與強酸起化學反應，所以，這種方法並不能夠保証完全正確，而且對製品也有輕微的損害。

再者，如果黃金、白金製品的內心是其他金屬，眞黃金、眞白金的外層又相當厚，並且又適當配合，使整件製成品的比重，與整件是純黃金或純白金之比重相同或只有些微差別，用上述方法及用比重法測定也無法判定眞假。

最近，有一種新的技術，名爲「激光探針術」及「激光顯微光譜分析術」，二者結合用以檢驗貴金屬之眞假，十分準確。

這種新的試金技術大致如下：先用直徑二十微米（一微米等於百萬分之一米）左右的激光脉冲，照射要檢驗的貴金屬製品，被照射處即會被「刺」成一個連肉眼也看不見的極微細孔，從其中蒸發出極微量的金屬蒸氣，並且那裏的金屬原子受到激發而發光，立即用攝譜儀將此光的光譜拍攝下來，利用激光顯微光譜分析術將所拍得的光譜分析，即可知道激光所「刺」深度處的金屬成份是什麼。

假如要檢驗金屬製品不同深層處的成份，只須在激光所「刺」的不同深度處，拍攝所發出的光的光譜，然後用儀器分析，即知不同深度處的成份是什麼。由於激光所「刺」的孔極微小，肉眼也看不出，故不會影響製品的外觀。

據說，不久前美國一位古董商人欲以重金購入一金佛，他以傳統的測比重法及試金石檢測此金佛，均証明是二十二K金（接近純金的金）。但由於這金佛是作爲古董賣給他，價錢極高，所以他仍不放心買，便拿去給科學家以上述激光法檢驗，驗出僅外表一厚層是黃金，次一薄層是耐酸的鉑，鉑的下層是銅，最內心是水銀。由此亦証明此佛非古董，而是現代人假造的。（金德、新九一〇二〇）

文史資料

我國晚報史談

盧漢斌先生：

我國第一張晚報是上海「滬報」試辦的「夜報」，它是一八八二年（清光緒八年）創刊的，距今已整整一百年了。

據「中國報學史」記載，蔡爾康回憶當時「夜報」的編排情況說：報紙首先是論說，其次是皇帝的「聖旨」，各省各地的新聞，然後才是本埠新聞和副刊。新聞一般都沒有題目，零碎的消息是按省市集中起來合寫一個別緻的標題，如北京方面的，就總標爲「禁苑秋聲」，廣州的就標上「羊城夕照」，武漢的就標爲「鶴樓留韵」等。報紙的消息來源，大部依靠譯載外國報紙的電訊。本埠消息是以送「消息」爲職業的「訪員」供給的。這張報紙問世後不久就停刊了。

一九〇九年，上海的「商情日報」也一度出過「晚報」。這張「晚報」壽命也很短，不到一個月就停刊了。一九一五年在上海又發行了一張「愛國晚報」。創辦人是具有民主思想的雲南人簡書。該報以鼓吹國民革命，反對袁世凱恢復封建帝制爲宗旨。主要執筆人王血痕等都是上海的知名文士。王所撰的論文，筆鋒犀利，言辭深刻，頗有煽動性。加上該報社設在十里洋場的租界，消息極爲靈通，深爲市民歡迎。後來被上海軍閥當局和租界工部局所封閉。到一九二〇年五月，上海出了由沈卓吾創辦的「中國晚報」，是我國第一張單獨經營的晚報。

一九二六年前後，地方軍閥齊燮元和盧永祥等爲了爭奪地盤，在上海近郊的滬寧、滬杭沿綫混戰，人民受到戰禍影響，紛紛到上海逃避，都渴望早日結束戰事。這時，晚報由於有及時報道當日戰爭的特點，受到市民的歡迎。從戰爭發生，到一九二九年爲止，上海就出了「東南晚報」、「江南晚報」、「申遠晚報」、「上海晚報」等四種報紙。

晚報眞正發揮戰鬥作用，還是在抗日戰爭前後。當時上海出現了敵僞報紙和抗戰報紙並存的局面。如「華美」、「大晚」等晚報都是主張抗日的，頗受讀者重視。

目前內地有晚報四十家，其中「羊城晚報」、「新民晚報」、「北京晚報」讀者較多。

香港早幾年會有「新晚報」、「星島晚報」、「華僑晚報」等五、六家中文晚報，由於電視新聞比晚報更快捷地報道當日的時事，對晚報構成巨大威脅，再加上日報的競爭，經營日益困難，目前只剩下「新晚報」和「星島晚報」兩家。（商陸、新九一〇八八〇）

保婦人懷胎 只卅天生產

甘仔先生：

一般婦女都要懷胎十月，才能產下嬰兒。但保加利亞一名二十四歲的婦女狄拉不久前懷孕，數天後，就感到胎兒生長快速，肚皮一天比一天高隆，去到醫院檢查，醫生診斷胎兒已有四個月大。她留院觀察，醫生發覺胎兒生長速度驚人。在第三十六天，狄拉竟然瓜熟蒂落，誕下一名女嬰，母女健康。她生產之快，眞可納入「世界健力士大全」。（漢栄、新九〇九八〇）

街坊服務

通天曉

氣象萬千

龍捲風破壞力大

陸上叫陸龍捲 水上叫龍吸水

通常都出現在夏天與雷雨雲一齊來臨

姚紅玲小姐：

颱風時，香港也曾颳起龍捲風。

龍捲風有兩種：一種產生在陸地上，人們叫它「陸龍捲」；另一種產生在江河或海洋上，人們叫它「龍吸水」。龍捲風像個巨大的漏斗——一個猛烈旋轉着的圓形空氣柱，它的上端與雲相接，下端與地面或海面相接，看去猶如一根擎天大柱。龍捲風是個非常厲害的傢伙，它的風速，往往大到每秒一百多米，甚至每秒達二百米。要知道，十二級大風的風速，才每秒三十三米呢！因此，龍捲風的破壞力是異常驚人的。在陸地上，它會吹坍房屋、拔掉電綫桿，在海洋，可以捲起巨大的水柱，翻江倒海，弄翻船隻……。不過，它產生的機會不是很多，它所影響的範圍祇有幾十米或幾百米寬，持續時間也僅幾分鐘。

龍捲風究竟是怎麼來的呢？誕生龍捲風的搖籃是發展強烈的雷雨雲。湍急的河水一遇上木樁或橋脚時，速度突然改變，水就旋轉流動着，形成一個漩渦。龍捲風，是空氣裏的漩渦。

在發展強烈的雷雨雲中，空氣擾動得很厲害，上下溫度相差懸殊——在地面，溫度是攝氏二十幾度；在雷雨雲底溫度下降到攝氏十幾度；到了四千米的高空，低到攝氏零下三十幾度。這樣，冷空氣急速下降，熱空氣猛烈上升，上下層空氣交替擾動，形成許多小漩渦。在這些小漩渦還沒有得到發展前，有時不只一個，常三五成羣地伸出雲底，時時伸縮，作旋轉滾動。待這些小漩渦逐漸擴大，上下激盪得非常厲害時，才形成大漩渦——龍捲風。因此，龍捲風通常總是發生在夏天，而且與發展強烈的雷雨雲一起來臨。

龍捲風幹過不少這樣的事兒哩：一八〇四年，它曾把非洲摩洛哥一個小麥倉庫的小麥全部搶走，高高捲到天空，帶過直布羅陀海峽，在西班牙海岸下了一場「雨麥」。在十九世紀初，它又把海上的蝦捲起來，在丹麥足足下了二十多分鐘的「蝦雨」。其他像古里古怪的「魚雨」、「血雨」、「海蜇雨」，也淨是龍捲風興的惡作劇。

龍捲風還會猛烈地襲擊過中國上海市東部的浦東，一九五六年九月，強大的龍捲風竟把浦東江邊一個二十二萬斤重、三四層樓那麼高的空油桶舉到半空，扔到一百二十米以外的地方去。當它路過上海機器製造學校時，把一座三層的教室大樓整個兒吹坍。旁邊的一座四層的鋼骨水泥建築物，也狠狠地被削去一角。

在古代，龍捲風曾使不少人恐懼、害怕，也曾成了迷信的人說天上的確有甚麼神通廣大的「神仙」，在今天，龍捲風的秘密被揭穿，它只不過是一種自然現象罷了。（夏知、新九一〇二二）

詩詞歌賦

古代文字獄多 文人因詩得禍

李翰林先生：

清朝康熙、雍正、乾隆時期，因寫詩被殺的事件，時有發生，文字獄遍佈全國，駭人聽聞。

康熙年間，江南有一書生臨窗讀書，忽然一陣清風吹過好幾頁書，他靈感一動，吟哦二句：「清風不識字，何故亂翻書？」恰巧被路過此處的一個公差聽到，到官府告密，結果書生被判爲侮辱清廷而被殺。

雍正時，有個叫徐駿的詩人，寫了「明月有情還顧我，清風無意不留人。」「明月」對「清風」，本意並無影射什麼，可是亦被人告以「戀念明室」、「誹謗朝廷」罪，將詩人當衆斬首。

乾隆時，湖南學政胡中藻的「堅磨生詩」中有「一把心腸論濁清」一句，乾隆認爲在國號「清」前面加了一「濁」字，是有意反清，結果胡中藻丟了腦袋。

文字獄並非自清朝才興起，早在隋朝，詩人薛道衡因其「昔昔鹽」詩中有「暗牖懸蛛網，空樑落燕泥。」之句，被隋煬帝認爲是諷喻朝廷昏暗，判了忤逆罪而被縊死。隋朝詩人王胄因有「庭草無人隨意綠」句，亦被指以「隨」喻「隋」朝，「諷刺朝廷」罪被殺。

唐初詩人劉希夷在其「洛陽篇」中，有「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詩句，也被誣爲影射萬歲爺，同樣遭到被誅的命運。

縱觀上述種種詩禍，只能說明統治者的本性多麼殘忍而又多麼昏聵無知。眞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詞。（古月、新九〇九七四）

收發室

刊覆

盧漢斌
古金通
李翰林
姚紅玲
甘仔
樂迷